

《盗宗卷》（一名：《兴汉图》；一名：《火烧宗卷》）

主要角色

张苍：老生
陈平：老生
田子春：老生
张夫人：老旦
张秀玉：小生
家院：丑
吕后：旦

情节

汉惠帝时，高后吕雉以帝无子，阴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迨惠帝既崩，吕雉即挟立少帝，自临朝称制，大封诸吕为王者四人，为列侯者六人，又酖杀赵隐王如意，幽死赵幽王友，逼使赵共王恢自杀，并废其嗣，杀燕灵王建之子以绝其后，盖欲弱刘氏，大诸吕，而阴移刘祚于吕也。然高帝有八男，尚有代王恒（即文帝）、齐王肥及其诸子在，吕雉恐关东诸侯王，执宗谱以危少帝，并锄去诸吕之不当王而王者。时御史大夫北平侯张苍，职掌刘氏宗卷，及诸图书文籍，吕雉因向张苍给取得宗卷而焚之。适关东诸王遣田子春至，向丞相陈平索卷，陈平遂勒张苍交出，否则罪将赤族。张苍备受陈平奚落，归家惧极，筹思无计，欲自刎，忽其子张秀玉，袖出宗卷呈张苍。张苍喜极，询其故，则张秀玉预料汉室，必有萧墙之祸，故先抄录全卷，以备不虞。金殿所焚者，即贗本也。张苍闻语，极赞赏其子，急携卷赴陈平府。陈平得卷亦大喜，张苍又窥破陈平藏留田子春事，遂以向所受陈平奚落之情状，还以奚落陈平，而卒与田子春等共谋去吕之策。

注释

此剧为须生之做工戏，彼此奚落一段，虽戏情太觉离奇，似乎不类，然作者却即於此处见长。曩时小叫天曾一演之，今惟贵俊卿为能擅扬耳。

根据《戏考》第四册整理

【第一场】

（四太监、四宫女引吕后同上。）

吕后（引子） 身在深宫院，重整汉室锦江山。
（念） 未央宫中美翠环，珍珠玛瑙集成山。上殿见我君皇宠，方显女皇将魁元。
（白） 哀家吕后。昨日有飞报报道：有一游方道人，来到吾国，盗取宗卷。不免宣张苍上殿，将那宗卷，用火焚化，谅无后患。
内侍，宣张苍上殿。

太监（白） 宣张苍上殿。
（张苍上。）

张苍（白） 忽听国太宣，迈步上金銮。
（白） 臣张苍见驾，愿国太千岁！

吕后（白） 平身。

张苍（白） 千千岁！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吕后（白） 宗卷可是卿家看守？

张苍（白） 是臣看守。

吕后（白） 何不呈上殿来，哀家一看。

张苍（白） 待臣取来。
（张苍下。张苍捧宗卷上。）

张苍（念） 手捧皇家卷，急忙献君前，
吕后（白） 卿家看守宗卷有功，赐卿御酒一斗，
张苍（白） 谢国太！
且住，人言吕后之酒，实实难饮，待我将酒敬过天地。

吕后 (白) 谢国太!
想这太平年间要这宗卷何用?
内侍, 将卷用火焚了。

(太监允。)

张苍 (白) 哎呀!

(太监烧宗卷。陈平急上。)

陈平 (西皮摇板) 金銮殿上红光现,
急忙上殿奏君前。
(白) 陈平见驾, 国太千岁!

吕后 (白) 平身。

陈平 (白) 千千岁!

吕后 (白) 卿家上殿, 有何本奏?

陈平 (白) 臣见火光一起, 特地上殿, 保全江山。

吕后 (白) 卿家可知哀家火焚宗卷之事?

陈平 (白) 国太莫非要谋汉?

吕后 (白) 嘿嘿, 卿家果有出将入相之才。

陈平 (白) 谢国太。

吕后 (白) 退班。

(太监、宫女分下, 吕后下。)

陈平 (白) 呵呵!

(西皮摇板) 金钟三响皇退殿,
文武有怒不敢言。
撩袍端带下金殿,
但只见张苍狗肺男!
宗卷本在孝廉殿,
谁叫你拿来献君前!

张苍 (白) 只因国太要看。

陈平 (白) 呀呀呸!

(西皮摇板) 关东十王发人马,
管叫一家难保全。
(白) 咳!

(陈平下。)

张苍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陈平老儿怒冲冠,
骂得我张苍不敢言。
宗卷本在孝廉殿,
不该拿来献君前。
关东十王兴人马,
我一家大小命难全。

(张苍下。)

【第二场】

(小锣。田子春上。)

田子春 (西皮摇板) 道家模样改装扮,
不分昼夜往长安。
(白) 下官田子春。奉幼主之命, 去至长安, 盗取宗卷, 就此走走。
(西皮摇板) 昔日楚汉两争强,
韩信弃楚扶汉邦。
逼死霸王乌江丧,
后来官封三齐王。
时败遇见陈仓女,
未央宫中一命亡。

汗马功劳今何在，
为国忠良无下场。

(田子春下。)

【第三场】

(院子引陈平同上。四青袍同上。六么令，〔吹打〕。陈平更衣。)

陈平 (白) 老夫陈平。只因国太在金殿之上，火焚宗卷，莫非淮河有人前来盗卷，不免在八卦之中，查看明白。
来，看香案伺候。

(小过门。)

陈平 (念) 十字口内吞，了字加一横。三人间一日，凑成田子春。
(白) 哦哦是了，闻得幼主驾前，有一臣子，名唤田子春，此人虽然年幼，颇有胆略。吾自有道理。
来，香案撤过，
来，传夜不收进见。

院子 (白) 夜不收走上。

(二衙役同上。)

衙役甲 (念) 人平不语，

衙役乙 (念) 水平不流。

衙役甲 (念) 相爷呼唤，

衙役乙 (念) 急忙叩头。

陈平 (白) 罢了。

二衙役 (同白) 呼唤小人，有何吩咐？

陈平 (白) 命尔等手拿灯亮火把，去到大街之上，说道：“会犯夜的前来犯夜，不会犯夜的不要犯夜，若是犯了夜，先见都御史陈爷，然后发到有司衙门审问。”

二衙役 (同白) 启相爷：古来只有悞犯夜，哪有掌灯亮叫人犯夜之理？

陈平 (白) 唔，还不快去！

(陈平下。)

衙役乙 (白) 相爷改差进去了。
吓，伙计，你看我家相爷，有点老糊涂了。

衙役甲 (白) 怎么着？

衙役乙 (白) 哪有掌灯叫人犯夜之理？

衙役甲 (白) 也不要管他糊涂不糊涂，拉他几个就结了。

衙役乙 (白) 有理。请。

(田子春上。)

田子春 (西皮摇板) 行来不觉天色晚，
冷冷清清到长安，

二衙役 (同白) 哇，诸位听者：会犯夜就犯夜，不会犯夜不要犯夜，若犯了夜，先见都御史陈爷，然后发到有司衙门审问！

田子春 (白) 吓，世上只有悞犯夜，哪有点灯火把叫人犯夜之理？唔，不知这都御史是谁？
哦，莫非又是陈平？这老儿巧计多端，我到要去领他一领，趁此将计就计。

衙役乙 (白) 唉，犯夜的快来吓！

田子春 (白) 众位，我是远方来的，又无亲友，又无旅店，我倒要犯夜。

衙役乙 (白) 带你去见我家老爷。

田子春 (白) 敢是陈平？

衙役甲 (白) 掌嘴！你是何人，敢叫我家相爷的名讳！

田子春 (白) 不要打不要打，我是你家相爷的外甥。

衙役乙 (白) 也不管外甥不外甥，带他去见我家相爷。

(陈平上。)

陈平 (念) 只因焚化宗卷事，老夫昼夜把心耽。

二衙役 (同白) 禀相爷：小人们拿住了一个犯夜的。

陈平 (白) 哦。

二衙役 (同白) 来, 见过相爷。
 田子春 (白) 是是是。
 哈哈, 好醉吓好醉!

二衙役 (同白) 他说是相爷的外甥。
 陈平 (白) 唔, 皇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尔等有功之人, 下面领赏。
 二衙役 (同白) 谢相爷, 他还被小人们打了几下。
 陈平 (白) 我把你这两个狗才, 相爷的外甥, 岂是尔等打的么!
 来, 传长班扯下去打。

(二衙役同下。)

田子春 (白) 唔, 好醉。
 陈平 (白) 看他一点酒气没有, 自言好醉。
 吓, 那旁敢是田?

田子春 (白) 这厢敢是陈?
 陈平 (白) 田大人。
 田子春 (白) 陈大人。
 陈平 (白) 如此, 田大人请坐。
 田子春 (白) 有座。
 陈平 (白) 田大人为何口称老夫的外甥?
 田子春 (白) 哎, 有道是, 好汉不吃眼前亏。
 陈平 (白) 嘿嘿, 好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人到此, 有何贵干?
 田子春 (白) 奉了千岁旨意, 前来盗卷。
 陈平 (白) 嘿嘿, 田大人你来迟了。
 田子春 (白) 怎么来迟了?
 陈平 (白) 这宗卷, 昨日国太在那金殿, 用火焚化了。
 田子春 (白) 怎么讲?
 陈平 (白) 用火焚化了!
 田子春 (白) 哎呀, 不、不、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宗卷被火焚,
 唬得我三魂少二魂。
 叫声吾儿慢相等,
 我父子作鬼一路行。

陈平 (白) 大人回去搭救令郎才是。
 田子春 (白) 我是不回去了。
 陈平 (白) 你在哪里居住?
 田子春 (白) 我就住在你府。
 陈平 (白) 倘若国太知道, 那是怎么?
 田子春 (白) 国太知道, 就说你叫我来的吓!
 陈平 (白) 你是犯夜的。
 田子春 (白) 犯夜? 呀呀呸! 世上只有悞犯夜, 哪有打起灯亮, 叫人犯夜之理?
 陈平 (白) 呀, 田大人请到书房。
 田子春 (念) 天堂有路我不去,
 陈平 (念) 地狱无门闯进来。
 田子春 (念) 根深那怕风摇动,
 陈平 (念) 准备棺木把你埋。
 田子春 (白) 你埋哪个?
 陈平 (白) 埋你。
 田子春 (白) 陈平吓陈平, 限你三天, 有了宗卷便罢, 若无宗卷, 管叫你全家诛戮!

(田子春下。)

陈平 (白) 这、这、这便怎么处? 哦呵有了, 我有个填被的。
 来, 拿我名帖, 接张大人夤夜赴宴。

(院子允, 下。)

陈平 (念) 若是留得宗卷在, 免却文武费心怀。
 (白) 咳!

(陈平下。)

【第四场】

(家院引张苍同上。)

张苍 (西皮摇板)

陈平有帖来相请，
接我过府饮杯巡。

(白)

下官张苍，陈平有帖，请我夤夜过府饮宴，却是为何？哦呵是了，想是在朝房，
抢白几句，故尔请我过府赔礼，也未可知。
掌灯。

(西皮摇板)

可恨吕后太欺心，
将宗卷金殿用火焚。

(张苍、家院同下。)

【第五场】

(陈平上。)

陈平 (西皮摇板)

淮河来了田子春，
倒叫老夫心着惊。
将身坐在二堂等，
等候张苍说分明。

(家院引张苍同上。)

张苍 (西皮摇板)

时才朝房来叙话，
想必言语有错差。
今晚接我过府衙，
也要一礼相还他。

家院 (白)

来此已是相府。

张苍 (白)

尔在外面等候，一同回府。

家院 (白)

三花要少喝点儿。

(家院下。)

张苍 (念)

将身府门来站定，他必然出府将我迎。

(白)

吓，这老儿请我过府饮宴，为何自饮起来了，也罢，待我在门首咳嗽一声，他
必然下位，迎接于我。

陈平 (白)

哎！

(西皮摇板)

正在府中把宴摆，
府门外来了张御台。
佯作不采将他待，
看他怎样的进府来。
走上前来深深拜，
眼望着苍天哭哀哉：
我今若是将主害，
老天爷与我降祸灾。

(白)

表过忠心，再饮几杯。

张苍 (白)

哎呀，大人这是不敢不敢！

哎呀，我道是他下位迎接于我，谁想他背地表起的忠心来了，咳，想我张苍也
是汉室忠臣，要表大家表上几表。

(西皮摇板)

对着苍天忙下跪，
过往神灵听开怀：
我张苍若有谋汉意，
老天爷与我降祸灾。
表罢忠心把礼赔，
问声相爷可安泰？

陈平 (白)

哦，原来是张大人。

张苍 (白) 卑职在此。

陈平 (白) 你夜深更深，来到我府，莫非要拿老夫的弊病不成？

张苍 (白) 吓吓，相爷有帖，邀我过府饮宴，怎么反说此话来了？

陈平 (白) 哦呵，你不说起，倒是老夫忘怀了。来来来，备宴不及，还有残酒，大人请来吃酒！

张苍 (白) 大人这酒乃是小事，为何揪在下官面上？

陈平 (白) 老夫这酒要汉家忠臣，方可吃得。

张苍 (白) 相爷，难道我张苍不是汉家忠良不成么？

陈平 (白) 我且问你官居何职？

张苍 (白) 西台御史。

陈平 (白) 所管何事？

张苍 (白) 看守宗卷。

陈平 (白) 拿来。

张苍 (白) 拿什么来？

陈平 (白) 拿宗卷来。

张苍 (白) 这个……被国太用火焚化了，

陈平 (白) 呀呀呸，限你三天，有了宗卷便罢，如若不然，管叫你全家诛戮！

张苍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听说三日要灭门，
叫我张苍往哪里寻？

陈平 (白) 唔，张苍这是什么所在？

张苍 (白) 这是堂堂相府。

陈平 (白) 你既知堂堂相府，在此大呼喧叫！
家院赶了出去！

(陈平下。)

张苍 (白) 咳！

(西皮摇板) 唬得我三魂少二魂。
回头便把家院叫，
(白) 家院！家院！

(家院上。)

张苍 (白) 掌灯。

家院 (白) 灯灭了。

张苍 (白) 好狗才吓！

(西皮摇板) 忽然大祸要临门。
(白) 且慢，想那陈平老儿，限我三日，有了宗卷便罢，如若不然，全家诛戮，这这这便怎么处，也罢，不免拜谢老皇爵禄之恩，自尽了罢！

(西皮摇板) 跪在二堂泪盈盈，
拜谢老皇爵禄恩。
手执钢刀项上刎，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明晃晃钢刀唬煞人！
回头来便把夫人请，
(白) 夫人吓，下官在此寻死，你要来拉，你要来扯吓！
哎呀！

(西皮摇板) 她那里一旁不做声。
回头来忙把吾儿叫，
(白) 我儿秀玉，为父的在此寻死，你要来拉，你要来扯吓！
哎呀！

(西皮摇板) 叫了十声他九不应。
(白) 也罢！

(西皮摇板) 咬紧牙关项上刎，

(张夫人上。)

张夫人 (西皮摇板) 老爷为何自刎身？

(白) 吓，老爷为何寻此短见？
 张苍 (白) 咳，夫人有所不知，只因陈平限我三天，有了汉室宗卷便罢，倘若无有，我的全家就要诛戮吓！
 张夫人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心中只把陈平恨，
 因何害我灭满门？
 (张秀玉上。)
 张秀玉 (西皮摇板) 正在后堂看经纶，
 忽听前堂乱纷纷。
 (白) 母亲，孩儿拜揖。
 张夫人 (白) 罢了。
 张苍 (白) 哎呀！
 张秀玉 (白) 吓，爹爹为何这等模样？
 张苍 (白) 秀玉儿你来了，你、你、你来得好。
 张秀玉 (白) 爹爹因何于此？
 张苍 (白) 你小小年纪，休管为父的闲事。
 张秀玉 (白) 吓，爹爹有道是朝中有事，君臣共议；家中有事，父子商议。这有何妨？
 张夫人 (白) 老爷对孩儿说了罢！
 张苍 (白) 儿吓，只因陈平老儿，限为父的在这三日之内，有了宗卷便罢，若还无有，全家诛戮。
 张秀玉 (白) 嘿嘿，宗卷乃是小事。
 张苍 (白) 陡！
 (张苍打，张秀玉下。)
 张夫人 (白) 吓，老爷为何打起孩儿来了？
 张苍 (白) 你、你、你看祸事临门，他还说小事！
 (张秀玉上。)
 张秀玉 (西皮摇板) 汉室宗卷手捧定，
 上前交与老爹尊。
 (白) 吓，爹爹，宗卷在此。
 张苍 (白) 嘿嘿，夫人你看这奴才，被我唬糊涂了，拿部经史搪塞老夫了。
 张夫人 (白) 吓，老爷管它是与不是，看过明白。
 张苍 (白) 如此，夫人掌灯。
 (西皮摇板) 小奴才被我脸唬红，
 拿本经史当卷宗。
 是与不是从头看，
 夫人与我掌灯红。
 初起义来在关东，
 我在此干什么？
 (白) 看吓！
 张夫人 (白) 只怕在此做梦吓！
 张苍 (白) 不是做梦。
 张夫人 (白) 既不是做梦，夫人将灯掌高些。
 张苍 (白) 是，掌高些。
 张夫人 (白) 太高了，要低些。
 张苍 (白) 是，低些。
 张夫人 (白) 太低了，要齐眉。烧了眉毛了！
 张苍 (白) 儿吓，将你母亲的灯亮接过来。
 张秀玉 (白) 是。
 张苍 (白) 夫人，我的儿子掌灯，比你强吓！
 (西皮摇板) 剑斩白蛇路途中。
 头一排写的刘沛公，
 二排写的是吕正宫；
 三宫六院有牌供，

关东十王一脉宗。
宗卷看到第七部，
赵皇娘名节存卷中。
哈哈！

(笑)

(家院上。)

张苍 (白)

这宗卷已被吕后用火焚化了，此卷是哪来的？

张秀玉 (白)

只因癸未年，爹爹有病在床，命儿看守宗卷，看到第七部第七册，见香国赵娘娘死得可惨，儿就抄下一部，以防后患。用黄蜡刻成玉玺。金殿焚的，乃是假的，这是历代老宗卷。

张苍 (白)

当真？

张秀玉 (白)

当真。

张苍 (白)

果然？

张秀玉 (白)

果然。

张苍 (白)

夫人，这样的好儿子，你与我多养几个。

张秀玉 (白)

爹爹有了宗卷，还怕他何来？

张苍 (白)

是吓，我还怕他何来，我还要与那陈平老儿，大闹一场吓！

(西皮摇板)

辞别夫人出府门，

(白)

呀，儿吓，宗卷呢？

张秀玉 (白)

在这里。

张苍 (白)

好儿子！

(西皮摇板)

有了宗卷怕谁人？

叫家院掌灯把路引，

要与陈平把理评。

(张苍、家院同下。)

张夫人 (西皮摇板)

一见老爷出府门，

静坐内衙等信音。

(张夫人、张秀玉同下。)

【第六场】

(家院引张苍同上。)

张苍 (白)

走吓！

(西皮导板)

家院掌灯往前走，

(白)

家院，宗卷呢？

家院 (白)

在这里。

张苍 (西皮摇板)

不由我心中喜十分。

下位不坐上坐定，

他问我一言答一声。

(陈平上。)

陈平 (白)

吓，张苍你来了？

张苍 (白)

我不来还是怕你不成？

陈平 (白)

这是什么所在，连品级台都没有了。

张苍 (白)

太平年间，有品级台；如今离乱年间，还有什么品级台不品级台，待你张老爷，坐坐何妨。

陈平 (白)

拿来。

张苍 (白)

拿什么来？

陈平 (白)

宗卷来吓！

张苍 (白)

要几十部？

陈平 (白)

只要一部吓！

张苍 (白)

哦，要一部，你就拿了去！

陈平 (白)

他被我唬糊涂了，拿部经史搪塞老夫来了。

张苍 (白)

是与不是，你且看个明白。

陈平 (白)

“初起义来在关东”……

吓，张大人，这是宗卷吓！
 张苍（白）不是宗卷。
 陈平（白）是什么？
 张苍（白）是卷宗吓！
 陈平（白）哈哈！有了宗卷，请来上坐。国太焚化了，这哪里来的？
 张苍（白）相爷有所不知，只因癸未年间，下官染病在床，命小儿替我看守此卷，他看到第七部七册上，见香国娘娘，死得可惨，故而誊写一部，以备后患。
 陈平（白）这皇家宗卷玉玺，怎的打在上面？
 张苍（白）这是小儿一时聪敏，将黄蜡镌成玉玺，打在上面。在金殿焚化的，乃是假的；这是历代历代的老宗卷。
 陈平（白）如今令郎有多大年纪？
 张苍（白）一十四岁。
 陈平（白）哦，一十四岁，有此大才，日后必有出将入相之才。
 张苍（白）不错，我的儿子有你的位份！
 陈平（白）我不过奉承他几句，他在老夫面前，好起高来了！待我来唬他一唬。
 张苍（白）嘿嘿，张苍你好吓！
 陈平（白）我怎么不好？
 张苍（白）你私造皇家玉玺，欲谋江山之意！走！
 陈平（白）哪里去？
 张苍（白）去见国太。
 陈平（白）相爷息怒，我有策悔。
 张苍（白）看你的策悔。
 陈平（白）这宗卷交待明白。
 张苍（白）就是我与他的什么高，知今生起祸事来了，不免与他赔个礼儿就是了。
 陈平（白）吓相爷，方才下官的不是，这厢赔礼了。
 张苍（白）哎，你是父子同谋江山，作了个揖，难道就罢了么？这的不够！
 陈平（白）是是是，只怕不够。
 张苍（白）哎吓是了，想是要我下一全礼，我想俱是炎汉忠良，就是下一全礼，这有何妨？
 陈平（白）吓，相爷，方才下官的不是，这厢赔礼了。
 张苍（白）张苍，何苦怕老夫？
 陈平（白）实实的怕相爷！
 张苍（白）你服老夫不服？
 陈平（白）服了你。
 张苍（白）起来。
 陈平（白）是。
 张苍（白）唔。哈哈，我是与你作耍的。
 陈平（白）你唬出我一身冷汗来了！
 张苍（白）大人如今宗卷有了，你回去吧。
 陈平（白）如此告辞了。
 张苍（白）（西皮摇板）辞别相爷出府门，
 陈平（白）哎呀且住，想那宗卷乃是我张苍看守的，他为何苦苦追究，是何缘故？哦呵是了，想是城皋有人盗卷，待我来想他一想。哦呵是了，老皇驾前有一臣子，名唤田子春，此人虽则年幼，颇有胆量，莫非是他前来盗卷？哼哼，陈平吓陈平吓，无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管叫你原礼退回！
 张苍（白）（西皮摇板）再与相爷理分明。
 陈平（白）吓，大人为何去而复返？
 张苍（白）非是下官去而复返，想那宗卷，乃是我张苍看守，请问相爷为何苦苦追究，莫非城皋有人盗卷？
 陈平（白）没有。
 张苍（白）田子春可是么？你窝藏奸细，意欲同谋国太江山，走走走！
 陈平（白）哪里去？
 张苍（白）面见国太。
 陈平（白）我有策悔。

张苍 (白) 你看我是好高不好高!

陈平 (白) 咳, 有了宗卷, 就该平安无事, 与他作的什么耍, 如今反惹一场祸事来了。也罢, 与他赔个不是, 也就是了。
吓, 张大人, 方才老朽的不是, 如今与张大人作揖赔礼。

张苍 (白) 哼哼, 你窝藏奸细, 有谋国太江山之意, 作了个揖, 难道就罢了不成么? 嘿嘿, 只怕有些不够本!

陈平 (白) 哦是了, 他要老夫原礼退还。哎, 我想俱是炎汉忠良, 下个全礼, 这又何妨?
吓, 张大人, 方才老朽的不是, 如今与大人磕头赔礼!

张苍 (白) 下跪何人?

陈平 (白) 陈平。

张苍 (白) 你怕我不怕?

陈平 (白) 怕了你了。

张苍 (白) 服我不服?

陈平 (白) 实实的服了你了。

张苍 (白) 抬起头来。

陈平 (白) 不敢抬头。

张苍 (白) 恕你无罪。

陈平 (白) 谢大人。

张苍 (白) 唔, 下官也是与你作耍。你可有此人?

陈平 (白) 有的, 你怎么知晓?

张苍 (白) 被我糊里糊涂, 这一猜就猜着了,

陈平 (白) 老夫服你的猜。

张苍 (白) 何不请来相见?

陈平 (白) 田大人, 有请。
(田子春上。)

田子春 (白) 何事?

陈平 (白) 张大人请你相见。

田子春 (白) 请来相见。

张苍 (白) 待我来唬他一唬。
拿奸细!

田子春 (白) 这是为何?

张苍 (白) 试试你的胆量。

陈平 (白) 他的胆量是好的。

田子春 (白) 请坐。

陈平 (白) 如今宗卷有了。

田子春 (白) 宗卷被国太用火焚化, 这部是哪里来的?

张苍 (白) 只因癸未年间, 下官染病在床, 命小儿替我看守此卷, 他看到第七部七册上, 见香国娘娘, 死得可惨, 故而誊写一部, 以备后患。

陈平 (白) 田大人看, 张大人的令郎, 日后必有出将入相之位。

张苍 (白) 我的儿子后来必定像他!

陈平 (白) 你又好高起来了!

张苍、
陈平 (同笑) 哈哈!

田子春 (白) 二位大人, 倘若淮王兴兵前来, 相烦二位作一内应。

张苍、
陈平 (同白) 那个自然,

田子春 (白) 告辞了。

张苍、
陈平 (同白) 请。
(田子春下。)

张苍 (白) 卑职告辞了,

陈平 (白) 且慢, 大人不必回府, 在老夫府中, 吃了太平宴。

张苍 (白) 如此要豁拳。

陈平	(白)	请。
张苍	(白)	八马。
陈平	(白)	四喜红。
张苍、 陈平	(同笑)	哈哈!
(张苍、陈平同下。)		
(完)		